祖国西陲，一位爱捡石头的农民“转岗”文物守护者

本报记者杨湛菲、尚升、郝建伟

“大王让我来巡山，我把山间转一转，带上我的馕，提上我的水，生活实在太逍遥！”

2018年，新疆温泉县呼和托哈种畜场的农民单志政被县文物局聘为野外文物看护员。这年9月，他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句话。

今年6月，单志政被自治区评为2022年度“新疆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这一称号全疆仅有20个人获得。

荣誉在肩，单志政仍走着他的平凡之路。骑着摩托，带着干粮，在山野间巡逻守护，驰骋探索，一日有一日的责任，一日有一日的乐趣。

左图：7月30日，单志政与妻子袁琴在巡护途中经过一处岩画。右图：7月27日，单志政在自家院中展示荣誉证书和奖杯。本报记者郝建伟摄

爱捡石头的农民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位于中国西部边陲，是单志政的家乡。这里文物点多面广，保存相对完整，形式多样，因此温泉县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温泉县现有文物保护点258处，主要以墓葬为主，另外有岩画、遗址等，为研究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部族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考证资料。

单志政与文物的渊源，要追溯到1999年。当年，单家分得一块300亩的荒地，被准许开荒种地补贴家用。

一次开荒时，单志政在自家地里捡到两块马鞍形石磨盘。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是文物，只是发现上面有磨痕，觉得“不像平常石头，和历史书里的石器很像，肯定不是现代人用的”，就用自行车驮回了家。

不料，这遭到了父亲一顿数落。“你从哪弄来这些烂石头疙瘩，大老远驮回来不嫌累，放在家里占地方！”

“后来，石磨盘放在门外，被邻居捡去洗衣服了，直到2008年捐文物的时候，我才把它们找回来。”单志政回忆。

此后，单志政陆续在自家地里捡到数件石器、陶片等文物，悉数珍藏。

2008年，县文物局到呼和托哈种畜场做文物普查、宣讲工作，单志政找文物局工作人员到家里，鉴别他这些年捡到的“文物”。此后，单志政向县博物馆、州博物馆累计无偿捐赠了500余件文物，以石器为主，基本都是在自家荒地和野外巡护时捡到的。

这些年，他通过自学“充电”，渐渐提高对文物的认识。北京、自治区的专家不时来温泉县进行考古发掘和指导工作，单志政珍视“旁听”的机会，他见缝插针，有机会就到现场观摩学习。

“时间一长，专家说我也算是个‘土专家’了！”因为总能捡到别人发现不了的各种石器，他被一位文物专家戏称为“草原鹰眼”。

“人家跟我说，‘不知道是你跟石头有缘，还是石头跟你有缘’。”单志政说。

最“对口”的专业

野外文物点多面广而文物工作者人手紧缺的问题，曾困扰着当地文物保护部门。

2018年，温泉县为县域内26处自治区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配备野外巡护员，单志政负责看护鄂托克赛检查站西南墓群。

“我没上过大学，但从小对历史和地理很感兴趣，当上文物巡护员后，干的是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对单志政而言，这就像是分到了最对“口味”的专业。

鄂托克赛尔河河谷两岸的高山台地上，东西5公里、南北1.6公里的看护范围内，分布着大大小小二百多座墓葬。巡护的一项任务，就是确保这些野外文物不被人为破坏，并拍照上传它们的状态。

一个文物点通常配备两名看护员，单志政和妻子袁琴一起守护着这方土地。每隔几日，围着文物点转一转，观察有没有脚印、摩托车辙等有人来过的痕迹。

看似简单的文物巡护，是漫长而繁琐的过程。

从呼和托哈种畜场到看护地，来回有150公里的路程。一辆摩托车，载着俩人一趟趟往返。

即便是摩托车，也只能行进到河谷较为开阔的地方。再往深走，往高台上爬，必须徒步。遇到险峻难爬的地方，夫妻合力，互为照应。

夏天，背上一天的水和食物，在野外要待十几个小时。山上天气多变，来不及躲雨淋成“落汤鸡”是常有的事。

冬天，顶着寒风骑行百余公里。山里雪厚难行，稍不留意，便会落入隐藏的“陷阱”。一次过河的时候，袁琴不慎踩到一块浮冰，掉进河里，瞬间感到浑身刺骨冰冷。

长距离的骑行途中，突发情况时有发生。单志政的摩托车后备箱中，常备扳子、铁丝、胶水等修理工具，靠着“土办法”解决掉一个个问题。

一次，摩托车外带坏了，单志政就把衣服拧成绳，塞进外带与内带中间作支撑，使摩托车不会左右摇摆，就这样勉强骑回家。

因为热爱，所以乐在其中。类似的事情很常见，单志政不以为意，只把它们当作趣事看待。

“这个是石堆墓，那种就是石围墓。围成的圆形大小不同，说明墓主人的等级不同。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排链状分布的墓葬，看得特别清楚……”来到熟悉的地方，单志政打开了话匣子，介绍起来头头是道。

文物部门明确规定，看护员每月对文物点的巡逻不得少于4次，而单志政夫妻俩每月“上山”至少要五六次。除固定每周一次的巡护，一旦接到牧民举报线索，他们需要上山核查。

单志政的巡护范围内有5条山沟，除此之外，他还会时不时去察看河对岸6条山沟的情况，那边的台地上，也有一些未定级的墓葬。“不是分给我哪块就看哪块，野外看护文物，不分地方。”单志政说。

当上文物看护员后，单志政“捡石头”的范围更大了，并且还开始关注野外岩石上留下的岩画。

“有一次与怪石沟的看护员交流，他说‘有黑石头的地方就有岩画’，我就开始在我的巡护范围里找黑石头，找岩画。”单志政说。

2018年5月18日，这个日子单志政记得很清楚，这是他第一次在自己的巡护范围内找到岩画。在一处坡顶的黑色大石头上，画着13只山羊，这让他很有成就感。

“之后我每上去一次就多找到几只羊。”单志政甚至清楚地记得，每一只“羊”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如今，除了日常巡护这一“必修课”，寻找并保护岩刻画也成为他“自选”的工作之一。看岩画、找石器、巡逻墓葬，单志政的“课程表”日渐丰盈。

“这不是得罪人的事”

温泉县的文物点基本都在山区，造成了看护难度大、看护条件艰苦等客观问题。尽管单志政夫妇对这项工作充满热情，但毕竟巡护次数和精力有限。

单志政给出的解决方式是，发动牧民参与到文物保护的工作中来。

在巡护过程中，单志政会给周边牧民宣传文物保护的知识、相关法律法规，使他们具备文物保护的常识。

他的摩托车后备箱里，常放着几沓自己打印装订的《文物保护法》，以便随时发给牧民，供他们学习。

法律条文晦涩难懂，单志政用牧民们习惯的语言一讲，通俗易懂。

“这里面，古代的东西有呢，你们来放牧的时候，那个石头不要动，老先人的东西，受法律保护。”

春夏秋冬，牛羊转场，每年到这里放牧的牧民一茬接一茬。单志政一遍遍地反复讲解，告诉人们怎么保护文物。

碰到游客，单志政也会提醒他们保护好文物，还会告诉他们不要乱扔垃圾，不能点火。女儿担心他可能因此与他人起冲突，但单志政觉得，“这不是得罪人的事”。

“保护文物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这是单志政最爱讲的一句话。

“让所有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这是单志政最大的愿望。

放假的时候，单志政还会带一双儿女上山，给他们讲岩画的故事，一起讨论交流。

言传莫过于身教。单志政的女儿和儿子都做过州博物馆的“小小讲解员”，对文物有着浓厚兴趣。

女儿单欣大学读的是新闻专业。她觉得父亲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以后从事的职业也可以宣传文物保护工作。

十几年过去，单志政捐给县文物局的两个马鞍形石磨盘正静静躺在温泉县博物馆的展柜中，无声地述说着千年前的历史。

单志政还记得，石磨盘捐给县文物局时，父亲高兴极了，骄傲地说：“你捡的不是破石头，都是有用的东西。我儿子捡的都是有价值的东西！”

当年捐赠第一批文物后不久，自治区的专家来单志政家地里考察，认定为是一处聚落遗址。为了保护文物，单志政的300亩地一直撂荒到现在。

不仅是“国家的东西不能拿”，单志政对文物价值还有更深一层的思考，“文物放在我这，什么也不是；放在博物馆、交给历史学家，那是见证一段历史”。

从捡石头的农民“转岗”为文物守望者，单志政一直秉持自己的坚守。他还会时不时到博物馆看一看，看看那些经自己手而如今陈列在展示柜中的文物，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前世今生，在历史的长河里又意味着什么。

对他来说，捡石头抑或是巡山，都是热爱的事业；而作为看护员，心中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使命感。沧海一粟微不足道，却也重于泰山。

『雄狮上山』

每逢节日，锣鼓声声，五彩的狮子让江南古镇更加喜庆

浙江宁海前童古镇舞狮队，由前童镇的中小学生组成。近年来，古镇舞狮队多次在全国和全省的龙狮锦标赛上取得佳绩。古镇舞狮活动的复兴，离不开一个热血青年——童攀峰。他在26岁时受电影《狮王争霸》影响，到全国各地学习舞狮。2016年，他在政府支持下回乡推广舞狮进校园活动，帮助中小学生强身健体、传承文化。古镇少年的心里燃起了“雄狮”之火，也让古镇充满了勃勃生机

本报记者郑梦雨、郭雨祺

▲训舞狮少年上山训练。 本报记者郑梦雨摄

黄昏山坡顶，一头头“雄狮”脱下装束，高高低低的少年露出身来。

又一次，浙江宁海前童古镇里的“舞狮少年班”结束了当天的训练，汗水伴着暮色向山脚四散开去。

在36岁的童攀峰带领下，古镇里常有几头“狮子”穿梭于狭长街巷、四方祠堂、矮山坡顶。被遗忘的舞狮传统，在少年的步伐间重获新生。

“从狮头的嘴巴往外看，世界是扁的。”队长张镇浩说，“戴上狮头的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只狮子”。

对舞狮者而言，“狮头”仿佛一个造梦装置，戴上就是一头雄狮，摘下就回到生活本身。“以德习武，以武艺狮”的信条，也随着舞步融进了他们的血液。

蛰伏

遇见舞狮前，童攀峰是当地一家电脑维修店的店主。儿时起，他的梦想是做一名体育老师。高考失利后，他当过接线员，开了维修店，“在小镇上过着平庸的日子”。

直到27岁那年元宵夜，电影《狮王争霸》里黄飞鸿的形象诠释了“醒狮醒国魂，击鼓振精神”，通过荧幕走进无数人家，刻进一代人的记忆。

“那时大家都在外面放鞭炮，我口袋里没钱，不想出门，在家一遍遍看电影。”男儿当自强，童攀峰回忆，电影剧情“像一道闪电劈中了我，兴奋地一晚上没睡着觉，感觉浑身是劲儿”。

次日清晨，他拉着跑友每人投了500元钱买下两套舞狮装备，自学了一两个月后，大伙儿陆续散去，只剩自己还在坚持，他说“不想被别人看笑话”。

江南前童古镇的舞狮传统最早可追溯至清乾隆年间，又于20世纪中叶逐渐没落。

童攀峰曾听老一辈讲起，自己的爷爷多年前曾经是镇里舞狮班的成员。这份对舞狮“有迹可循”的热爱，无形间耦合了他内心的指引，凿实了坚持下去的念头。

学艺之路好似一条难行的山路。不挣钱，还要花费积蓄，四处求人，不被理解，“像小丑一样”。

但童攀峰说，“我之前已经平凡了二十多年，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自学两个月后，他开始在龙狮渊源深厚的两广地区拜师，系统学习舞狮动作、鼓乐和龙狮文化。几年后，他考取龙狮项目国家一级教练员、裁判员证书，2017年起在镇上的学校开设舞狮课程。

“别做病猫了，去做一只雄狮吧。”他想。

狮吼

国产动画电影《雄狮少年》里，舞狮师父“咸鱼强”皮肤黝黑、身形精瘦，沉默又执拗地带领徒弟阿娟追逐梦想。

不论从哪个层面看，古镇上的童攀峰都与“咸鱼强”十分相像。

每周四下午，前童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都会迎来一群等待训练的“小狮子”。跑步、扎马步、做俯卧撑、学习步法程式，舞狮考验的不仅是动作技巧，更是体能和意志。

得益于学校和政府支持，童攀峰的舞狮课堂逐步有了声色，6年来，舞狮班从最初的几个人扩展到如今的三十多人，聚合着镇里越来越多的少年。孩子们这样评价教练：私下温和亲切，但训练时很严肃。

偶尔也有闹情绪的“小狮子”。天气炎热，少年们动作懒散、体力不支，有时赌气不配合。童攀峰关心过后，对他们大声地说，“我要听到雄狮少年的吼声”。

想学好舞狮，先要学会吃苦——这是童攀峰对每位队员的叮嘱。

无论天气好坏，少年们带着装备练习跳桌子、跳凳子，学习锣、鼓、镲等乐器。“比较辛苦，但是喜欢。”12岁的葛熙文说。作为狮子班为数不多的女队员，她觉得自己和男孩们没什么差别，虽然力气弱一点，但打鼓节奏感更好。

呼喊梦想这个古老命题突然变得如此真实。2021年的浙江省第八届龙狮锦标赛令童攀峰倍感欣慰——训练时老是受伤、流泪的“小狮子”们，在赛场上零失误，完整地做完一套动作后，队员中诞生了“少年狮王”。

“咸鱼”要翻身，醒狮要起舞。

“他们都说我是现实版的‘咸鱼强’，我自己也觉得像，的确不甘平凡。”童攀峰笑着说。

起舞

“毛羽狻猊碧间金，绣球落处舞嶙峋。”伴随着鼓点，“小狮子”们轻盈有力地跳跃，时而眨眨眼睛，时而挺拔站立，精神抖擞。

竹子做的狮头有十几斤重，一套5到6分钟的表演，包含十多个难度动作。狮子的八种神态——喜、怒、哀、乐、动、静、惊、疑，精准呈现要靠狮头和狮尾的默契配合，“人狮合一”无疑是每一位舞狮者的最高追求。

左右摇头表示开心，半闭眼是垂头丧气，突然眨眼意味着害怕、受惊……在舞狮套装之下，少年们也跟着做表情。一个托举站立的动作，相当于两个孩子在空中叠罗汉，难度可想而知。

10岁的小瘦子王佳兴学习舞狮不到一年，身形轻巧扮演狮头，是队里公认进步最快的；小胖子童宇衡扮演狮尾，来训练后“吃得更好了”。对他们来说，学习舞狮能磨练意志，能出去比赛见世面，能赚零花钱，还能交朋友。

几年下来，坚持训练的都是肯努力的孩子，每一个都流过泪、受过伤，也有学了两年都没能被选中参赛却依然坚持训练的。童攀峰说，“龙狮精神是自强、奋勇、崇礼、忠义，对塑造孩子性格也有影响，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电影《雄狮少年》中，“咸鱼强”带着阿娟跳梅花桩，童攀峰说这是“一山总有一山高，要保持谦逊，但不怕跌倒”。

暮色四合，孩子们穿戴的套装还没来得及脱下，远远望去，分不清是少年还是雄狮。

梅花桩上有虚设的高台，小镇雄狮决心要起舞。